



校刻日本外史

今代

五
止

リ5
15688
12



15
15688
12



一
無
乃
字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就拜
 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戸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為太政
 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女為中宮乃奉詔當是
 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
 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
 益議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內
 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為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

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者。上棟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停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讎。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奸人所誣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趣江戶。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

又作
人屬上

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爲質。曰。使秀賴居江戶。曰。避大坂。徙他。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爲也。是爲上策。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又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

句

作壘塞

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并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謀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尼崎城主建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僞。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益設塹塞。置

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大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大閣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

利光
作利常

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傳成瀨正成。賴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車。義直初為右兵衛督。賴宣為常陸介。並敘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左衛門督。後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

會焉。居三日，召諸將開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爲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統美濃將士，於是先鋒自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薄田兼相山口弘定掠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王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掠界浦間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士兵應大坂者。

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呂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下流利隆亦亂，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呂茂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遂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前將軍入京師之，日發江戸，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詰一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直賴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内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向井諸

將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前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任吉邏騎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秀賴書。書曰。一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款。諸將斷其後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書。哂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點額曰。秀賴縱歸之。城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美作。利隆縛使者獻之。兩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正等數十人。為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護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錄。是

後路一作歸路

役皆為巡使。傳令諸軍進退。燥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穢多崎。九鬼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候船數十艘。上杉景勝攻鷓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出。拒船載銳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棄之而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屯備前島。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諸將將攻博勞洲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以銳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槍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銳。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

卒一作手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效
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田忠
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
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
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
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
諸將答以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主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
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爲其
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沒。川場大滿一寨。

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
港。亦驚走入城。蜂須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
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
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
至生玉。臨空濠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
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
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
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俟令而
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
金工光次爲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

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將軍不懌。本多正信曰。太公必有神算。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爲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玉造貳城。故秀康庶子直政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眞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覩識之。叢

銃雨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弁兵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扼衆勿妄發。銃六日。前將軍徙陣茶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壅河之功。旣竣。湟水多涸。城兵大驚。我軍以土豚填。湟列竹牌。排鐵楯。起距堙。鑿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眾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且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為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為質，必居一焉。數日答聽填周池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

委軍事
一作委
軍一作
委軍事
存一作
在

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宜委軍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稽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經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輜輶，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

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召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家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逐客兵。二十日。板倉重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

問曰。兩公何可。重昌私對曰。呈太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逆而問曰。嚮遣汝。不命其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辨也。城將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茶臼岡山。夜使人候視。見其嚴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千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圍。特留勲舊七將填湟。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堂之諸侯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以義合者也。長秋捷後。聽和入京師。始助征伐。終

室一作

受委託關原之役。乘勢壓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吾苟欲除之。豈侯卿等言哉。吾持念太閤舊好。以保全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校寫在大坂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爲二本。獻納其一。置之于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皇慰勞。懇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興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故其尾崎成將不救。且元前將軍怒欲奪其封。

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爲圍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死。欲戰死。大膳扣馬退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爲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遺臣多應大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

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士卒已填外澗，遂及內澗，城中詰之。

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濠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澗為？今欲存內澗，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起歲而畢，獨餘牙城一澗。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鬪，城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

據他書
九日當
作十九日

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啟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
議。為不知者。以俟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
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
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汝勗沮之。
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
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
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一奴入。治
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
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一女使來
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

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
吾亦將往焉。東國女子。不嫻禮節。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
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
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
多多益可。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
擔四走。或入關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
曰。置諸。乃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
孝陣東寺。高虎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
箱根。不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

於往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誦了。舊臣亦忘了新進傲人也。
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吾
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
也。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
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命。
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
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少將忠
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日至伏見。
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將軍以兵
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

師一作
師屬上

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令大眾繼之。將軍曰。兒在此。使大
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遭事。必先衆一
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
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
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高虎對曰。利於遠。不利於近。
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
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
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尾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
崎進。淺野蜂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
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為其帥。水

退去
作退走

野勝成爲其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
母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
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
而出。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柳
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
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工人中
井正次。前役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焚之。二
十六日。大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通水野。
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恥也。疾馳
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

谷輪或
作淡輪

但馬守以兵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
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
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檜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
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
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
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
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
爲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爲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
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
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爲凶也。直寄曰。吾旣從軍。凶其

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門。及二條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以米鹽酒漿一櫬。自從。駕肩輿而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卽日前將軍舍星田。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邊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

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味爽。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奧銃隊承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荻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鏃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

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尚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邊了自爲斥候，還報曰：道明寺囂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過先部轉旆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

高虎怒其不救，五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嘵嘵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

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麤
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
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
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
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爲憾耳。
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
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免胄進曰。所謂席幟。卽
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
終以傲謾見黜。是日。舩原康勝等至。管江擊敵將木村宗
明。康勝患瘍。膿流至踵。氣不爲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

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將忠直與其
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暇在井伊氏後。皆不逮事。兩將軍
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効首虜於馬前。
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
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
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將軍罵
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惴恐還報。且曰。君
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
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爲監軍所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
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子得我心。初忠朝父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曰：且寘之，凡氏以俟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旣辦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旣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蔭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鄉、淺野卜羽、仙石等在其右；榑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

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繼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旣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大未明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爲曉霧。

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俟騎來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往占乃舍輿穿鞍。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奴輩。何以鎧為。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闕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

今日一作今日

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道傍。將軍甲而不肯。單騎從二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日剪滅之本多。正信筭與從焉。株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鏡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餐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

人持甯。食畢而甯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隨。餓鬼道。駢而直前。軍聞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秋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白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槌。乃左奮槌。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屍上。打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脩死於櫓槍下。少子忠貞被創欲死。其弟滿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

反擊
作反戰

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神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衆返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北。大番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

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
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
皆顧後。我軍乃乘之。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
進上茶臼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
舍城中有為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
植幟城上。是為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
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
燄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
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
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

高知發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
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
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
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林。望見火起。左右有
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
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
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
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旣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舉。賴
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
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

一
無山

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橫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竄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覩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啟前將軍，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啟將軍，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糶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守糶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加加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太閤舊

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頷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日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屋。

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賜之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前將軍謂近臣曰。忠興必先。眾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

重然或作重勝能

實一作富

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大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銀千枚者各二。六月。賜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田里。期年而殷實如故。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連教。皆輕自接。又故不賞。後封郡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神原康勝。瘍劇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令

按城郭
下當有

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借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鉞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羣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勿私結婚姻

立異結
黨者勿
不告
條文字
蓋係附
送

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

既
然
一
作
如
此

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浸驕縱。屢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驟諫不聽。乃許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坂。夏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弟。在吾在時。既。然。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

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彈。遂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公使巡察諸國。三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

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爲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歔歔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

誠以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神原康政兄清政輔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絕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

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次日祀焉。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求護廟。以爲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爲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上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遊畋。以訪疾苦。其爲政務。養七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白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園。其一

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蘗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爲天下。公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間。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啟曰。彼何輕卒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

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獎厲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諭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上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斃其根。猶鷺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

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哉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爲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爲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奧。見源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爲虛飾。鐵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

有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
附治工。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
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
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
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
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
矣。故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下
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臣
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少與武
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

生民一
作士民

鏃。使中人而難拔也。請效之。公輒曰。忍哉。孰非天下之
民。因令曰。德川之箭。必固其鏃。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爲
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
仁且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誡。以綏撫天下。五
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
嘗殺公人。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
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
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戶。第傳命。放之津輕。以其太僻。改
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
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侯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爲鎮府。遣勲舊一將守之。稱爲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戌。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戌。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

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旣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謀殺公邑民邑宰。未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訶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出純誣康景。令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寃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布賞也。詐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隣之寃。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津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覲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為正二位。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荻原。剃髮號伯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馭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政。皆有功於人。以之役。忠昌封于河中。尊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政

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伯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府。列為諸侯。五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其入朝。九月。六日。大皇幸于一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忠長。並累遷。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四年。蒲生忠鄉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以錦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諱典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為少將。信綱為侍從。皆不敢拜。

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葬于增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合德。合德公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懽。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隣。口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啻

直政正信。而忠吉亦躉忠隣。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俛視使者。旦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齋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旣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

徒一作

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慎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傳。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爲側用人。公又以爲傳。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爲不可。卽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

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愕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女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真。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

氏遺胤。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將軍爲世子時。內外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座。忠長欲踵升。公曰。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饌。公取其。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世子爲大納言。在西城。城濠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公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吐哺。怒曰。何

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旣長。元和。和中。封甲斐寬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旣而驕恣。失驩於台德公。公擯之。就國。及公有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召見之。不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軍旣除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悅。次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征夷府。府兵是時有大番及書院扈從兩番。更成駿府。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三年。亦無嗣。收封。召其胤子。賜播磨地六萬石。十一年。將軍入朝。進從一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月。故小

西氏餘黨。以邪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軍下教西
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信綱命水野
勝成督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
誅賊渠帥十餘人。斬首四萬。申邪蘇禁於海內。十六年始
置大老職。以上井利勝爲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大議。十
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
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
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
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
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爲後光明天皇。正保元年。將軍

生二子。綱重後爲參議。封于甲斐。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爲
中將。封于館林。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
葬于日光山。贈官位如前代。諡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
公器之。戒台德公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
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
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
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
諸巨藩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
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
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

第將士。至於家光。則繼祿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遠。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及諸侯。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

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衆。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見寵任。皆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周加其俸。婚嫁喪葬。概皆得貸於官。而猶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麾下士人及諸吏。衆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側。賜言曰。諸君恃仁。徇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俸。又置新番。以大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台德公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爲意。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

又賜大久保忠季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佐。終復舊封。再鎮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爲其最焉。自公爲世子時。信綱忠秋爲侍臣。公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譟然有聲。將軍提刀。大人執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綱。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旦日。將軍出視朝。夫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舐囊口。以餒啗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敵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塗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眾稱其敦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為。

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曾約封我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辦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羣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

解一作

為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公嘗有疾。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書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緩。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眾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一心。概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少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為台德公孽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

也一作

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大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鄉。羣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番眾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羣騎至。索將軍。問之。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也。僧大驚懼。誅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

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屬世子家綱。世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俟其長。大納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年。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辦。忠勝等協議盡罷諸侯就國。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既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寬永寺。諡嚴有。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二寺。為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

正一位
一作正位
二作正位
從三位

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尚欲酬微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鎮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公。借獵于上野。使上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河大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大猷二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塋為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為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

子諱家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屬精爲治。多所釐革。天下號爲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諡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惇信。世子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敘任官位。概有常例。爲世子時。敘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大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言始。初有德公爲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二子。不復

常一作定

建封土。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一橋。惇信公又沿例祿其二子。第于清水。皆爲省卿。及浚明公無嗣。令公自一橋入爲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曾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大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旣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逸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羣雄碁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裳。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

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邪。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駭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

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壤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終大尾



安藝賴久太郎著

川越保岡元吉校

弘化元年甲辰十二月新刻
元治元年甲子十二月再刻

京都三条通外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通橋北三丁目	秋山屋太右衛門
同通博勞町	河内屋茂兵衛
同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三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淺草寺町三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之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所	和泉屋吉兵衛發
本町三丁目	和泉屋善兵衛
日本橋四日市	和泉屋半兵衛

